

# 越剧

第13期



浙江省宁波地区群众艺术馆

一九八二年编印

# 前　　言

宁波地区五月份在奉化县举办了《四明之春》演唱会，地区所属六个县和直属单位，共演出了音乐、歌舞、小戏、曲艺等六台文艺节目。这一集我们选编了部分小戏、曲艺作品，以供各地演唱时选用。

今后我馆的《戏剧》将不再出单印本，而不定期地印发此种集子。

《戏　剧》编辑室

# 《四明之春》小戏、曲艺专辑

## 目 录

青石亭（甬剧小戏）	张祥华	（1）		
查花记（越剧小戏）	毛玉尊	（18）		
戏外戏（越剧小戏）	胡学笔	（38）		
新风亭（越剧小戏）	茹叔和	（53）		
山花烂漫涌春潮（金陵塔）	袁哲飞	（69）		
阿林算命（快板）	印运华	（78）		
鸡场风波（快板书）	深 浅	（88）		
文明新风（独脚戏）	袁哲飞	（98）		
“铁算盘”追凶（走书）	何 旭 路绍请	（110）		
※	※	※	※	※
封面设计	胡鹤声			



# 青石亭

(小戏曲)

张祥华

人物：春山伯，老农民。

陈小法，青年社员。

王三嫂，陈小法岳母。

时间：八十年代的阳春三月凌晨。

地点：浙东农村。青石亭前。

〔陈小法挟着一只麻袋上。〕

陈小法：哈哈哈哈！

(唱)凌晨东方未发白，  
匆匆行走勿歇脚，  
我叫陈小法，  
家在前面盘溪闸，  
新建楼房亮堂堂，  
新式家俱都勿落脚，  
四季花卉载满庭，  
后院子还养了毛兔、肉猪白力克。  
讨个老婆王娇美，  
美得来，娇娇滴滴，滴滴娇娇。好象观音活

菩萨。

结婚勿到一年整，  
就给我，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小咪法，  
这真是，生活要比春色美，  
乐得我，浑身都是热辣辣。

哈哈，我的老婆说，现在做阿爸哉，还缺一样要紧东西，你有想到过吗，我说奶粉奶糕，童鞋衣帽，摇篮坐车、样样买好，还缺个啥？她说：喏，还缺一块洗洗衣裤，擦擦尿布，光光滑滑个洗衣石板！哈哈，要紧，要紧！

(唱)老婆传下一声令，  
我搜索肚肠动脑筋，  
忽想到，青石亭前有块过路石，  
不正是，光光滑滑四角平，  
日里做好侦察兵，  
趁现在，悄悄要上青石亭。

(园场)嘿嘿，到哉，到哉！(看四下无人，竟取出一根小铁棍，动手挖石)嘿嗨！

(唱)这块石板多称心，  
果然是，光光滑滑簿又轻，  
长短阔狭刚刚好  
真是买也没处买，就是走遍十里也难寻。

(急装入麻袋)嗨！石板落袋口。趁早背起走(欲走，闻咳嗽声)啊，有人来了。拿块石板，数目虽小，被人看见，脸皮剥掉，还是避一避为妙！(急隐避下)

春山伯：(肩挑担子上)哈哈哈！

(唱)晨前夜色分外娇，

肩挑担子快步跑，  
皆因那，五路要道青石亭，  
年久破损风雨飘，  
昨日里，趁早补好几个洞，  
今早上，盖漏又把瓦片挑。  
我阿春，不为积德修来世，  
愿为那，大好年代把福造。  
匆匆走，急急行，  
前面已是青石桥。

(一个园场，猛地踏进缺口)啊哟，喔唷喔唷！(拔脚)还好，还好，差些把这担瓦片敲碎哉。噢，这块过路石板到啥地方去了？

陈小法：(闻声出)喔、原来是阿春伯！

春山伯：哦，是小法，唉，你看，好端端的一块过路石板，不知是谁这样缺德把它挖走了，差点害我跌了一跤。

陈小法：这个……喔，阿春伯，你有跌痛吗？

春山伯：还好，还好，亏得这付担子搁牢，才免跌跤。

陈小法：噢，这是一担瓦片？

春山伯：是……是一担瓦片。

陈小法：这担瓦片……(顿起疑心)

春山伯：噢，这是我往这里……(用手指青石亭上面)

陈小法：喔，(误解)原来你是向这里……(作从亭上拿下瓦片动作)

春山伯：嘿，(也误解)勿错、勿错、小意思，嘿嘿，小意思。

陈小法：是小意思，是小意思。

春山伯：小法，今朝这点小事，你可不要给我做小广播，否则我是不好意思。

陈小法：嘿嘿，这个你放心好了，我们都是自己人，介小数目，我保证守口如瓶，不漏半点风声。

春山伯：好好（看缺口）这个缺口……

陈小法：反正有人挖走。阿春伯。时间勿早。你我还是快走。（欲走）

春山伯：你这样早到啥地方去？

陈小法：这个……喔。因为我老婆生了一个妮子。我是到丈母娘家去报个喜，回来还想开个早工，所以才起个早。

春山伯：喔，哈哈，要紧，要紧，那么你快点赶路，我还有点事。（欲走）

陈小法：咦，阿春伯，你这担瓦片？

春山伯：这个……唉！等会再说，等会再说。（下）

陈小法：嘿嘿，看这个阿春伯，想勿到现在也学乖起来了。  
（唱）春山伯，人人说他身子正，

想不到，今朝也干这乖事情。

他拆瓦片我挖石，

两个都是同路人。

古人老话：“人随财势走，水赶潮头流。”象阿春伯这样人，也要拾外快，那我小法挖一块石板更不在话下。看他已经走远，我赶快溜脱。（欲走背石，发现又有人）哟，看那边不是又来了一个人？要死，走勿脱了。（又急从另一处避下）

王三嫂：（手提篮子，喜悦地过桥而来）哈哈。

（唱）鸡叫头遍天露白，

我清早，梳头更衣就出发，

只因为，我阿囡生个小外甥，

产妇补品送六色，

拎一篮，长面白糖鱼肉蛋，

外加一只北京鸭，

今朝就要做外婆，

乐得象，敲开木鱼笑哈哈，

为了厂里赶上班，

清早就奔盘溪闸，

前面已是青石亭，

急急匆匆勿停脚。

（一跤跌倒）啊哟！

〔篮子甩脱，东西落地，蛋碎，鸭逃〕喔唷，喔唷！  
一跤跌得我痛难挡。

脚上皮破鲜血淌——

（夹白）啊呀，我的蛋哪，（拾起几个蛋壳）啊呀我的鸭哪！

（抓鸭，鸭飞逃）喔唷，我的天呀！  
一篮东西都打翻，  
蛋碎鸭逃我急断肠。

啊！原来是这块过路石板不……不见了，  
是谁缺德丧天理。

害得我，今朝难把外甥望。

呀唷，（她拐着脚拾东西）唉！奈没糟糕哉，白糖拌烂

泥，长面变黑线，蹄胖葬烂田，还有一条鱼，（捉鱼，  
鱼忽地一跃、都跳进河里去了）呀哟，鲤鱼跳进河里去  
了，还有一只鸭，啊呀，我的鸭呢，我的鸭！

〔王三嫂拐着脚寻鸭、从亭后下。〕

春山伯：（背着一块石头，复上）

（唱）家里背块毛石板，  
急急忙忙又回返。  
唯恐行人再闯祸，  
趁早铺好心安耽。

哟，糟糕！那缺口，已经踏得稀巴烂，  
地上甩碎一篮蛋，  
果然来人已闯祸，  
我赶紧，寻块垫石铺石板。

〔春山伯把石板在亭前一放，作寻垫石下，王三嫂一旁  
走上。〕

王三嫂：（唱）我正在亭前把鸭寻，  
忽见前面有人影，  
只见他，东看看，西摸摸，  
定是一个不正人。

啊！这不是一块石板，这……这莫非就是挖石板的贼。

（进亭）咦，还有一担瓦片？哦，也是在这亭子上面拆  
下来的！他果然是贼。

（唱）一见贼子火冒顶，  
气得我，汗毛根根如银针，  
大好形势搞破坏，  
拆亭挖石坏透顶，

今朝被我亲眼见，  
趁机抓住勿留情。（急避于亭后）

春山伯：（拿了一只麻袋上）嘿嘿，奇怪！

（唱）我正在那边垫石寻，  
却巧偏遇怪事情，  
一块石头落袋中。  
草垛后面把袋隐，  
这袋皮上写着名字陈小法。  
却原来，他清早来做坏事情。

〔春山伯把麻袋在草垛旁一塞，回身去抱自己的石板。〕

王三嫂：（上、大喊）捉贼捉贼！

春山伯：啊！（急放石板）贼在那里，贼在那里？

王三嫂：（赶上一把抓住）呸！你这个老贼，还想逃！

春山伯：啊，我……我……这……这……咳，你……你不要弄错。

王三嫂：哼，看你这个老头，贼胆倒不小，拆亭上瓦片，又挖路上石板。

春山伯：啊哟，你……你这位阿嫂，这大清早可不要冤枉人哪！

王三嫂：呸，亲眼目睹。赃证俱在，你还想赖，走！到你大队去。

春山伯：咦，这！

陈小法（闻声又上）咦，听这声音好象是我丈母娘？（细看）哎哟，我的姆妈，果然是你呀？！

王三嫂：喔，是小法呀，你来得真好，快帮我捉……捉牢他！

陈小法：这……这是作啥？

王三嫂：这个老头，偷亭子上的瓦片，挖路上的石板，被我当场捉牢。

陈小法：哟，阿春伯你……

春山伯：哎，我……

王三嫂：喔，你认识他？

陈小法：嗯，他就是我们队里的春山伯。

王三嫂：哦，原来你就是老春山，和尚落寺院，你逃也逃勿脱。

春山伯：小法，这位就是你的丈母娘？

陈小法：勿错！

春山伯：嘿，奈没有戏好看哉！

陈小法：哎呀，阿春伯，你……你为啥还没有走呢？

春山伯：喏，还不是为了这块石板呐。

陈小法：啊，你又挖了一块石板？

王三嫂：你看，这块石板就是从这里挖去。我……我今朝要与他算帐，（猛一顿脚）喔唷！

陈小法：啊，姆妈，你……你是怎么啦？

王三嫂：我……我！

（唱）我恨这个老春山，  
年过半百心如炭，  
清早偷挖过路石，  
害我陷地一跌甩，  
甩脱手中篾竹篮，  
敲碎三十六只蛋，  
长面白糖拌烂泥，

一只胖蹄烂田陷，  
还逃走一只北京鸭，  
一条鲤鱼跳河滩，  
裤脚跌了二个洞，  
双脚出血路难迈。

嗳唷嗳，我的女婿嗳！

陈小法：（旁白）哎哟，奈没作孽哉！

（旁唱）这块石头是我挖，  
想勿到，清早就跌坏丈姆脚，  
我只得，打落门牙肚里咽，一一。  
姆妈，我扶你到亭子上坐一会（扶三嫂上亭）

春山伯：（接唱）他想泥鳅打混变戏法。

我本想，当场揭穿他西洋镜，  
我看他在丈姆面前台坍煞！  
青年人总归要面子，  
我还是，因势利导再启发。

小法你说这件事咋办办？

陈小法：这……阿春伯，你就向我丈姆娘认个错吧。

春山伯：叫我认错？（大笑）哈哈哈！

王三嫂：啊！（顿时又气上心头）你……你这个春山佬……  
还要笑！

（唱）我骂你这个春山佬。

做贼还要面皮老，  
如今是，五讲四美树新风，  
好人好事常登报，

你不做好事倒还罢，  
亏得你，昧着良心把路刨。  
你偷石板去砌墙，  
砌好高墙也要倒；  
你偷石板去搁石凳，  
坐仔屁股要生脓泡；  
你偷石板去做坟，  
尸骨也要被狗咬。

- 陈小法：（唱）叫声姆妈气平平，少骂两句好勿好。  
王三嫂：（唱）做了坏事不认错，我不骂他气难消！  
春山伯：（唱）骂得好来骂得好，  
陈小法：（唱）骂得我，哑吞黄连苦难熬，  
春山伯：（唱）听得我，句句心里乐淘淘，  
陈小法：（唱）痛得我，好比心中插尖刀，  
春山伯：大嫂，你还骂不骂来？  
王三嫂：哼，我……我当然还要骂！（欲骂）  
陈小法：哎哟姆妈，我是勿要听哉（拉三嫂）  
王三嫂：哟！我是来拉教训他，要你介急做啥？  
梁小法：这……现在要讲语言美，骂人是不文明的。  
王三嫂：好好，勿骂就勿骂。我要向你算帐——  
陈小法：这帐也勿要算哉。  
春山伯：好好，你算！你算！哎，勿骂已经够宽大哉（对嫂）  
你要算帐就算吧！  
王三嫂：好！你竖起耳朵听着：  
（唱）开口再叫声老春山，  
两个算法由你拣，

我问你，官办办还是民办办？

春山伯：（唱）官办民办怎样办？

王三嫂：（唱）官办办，我板落面孔无情面，  
一把拖你到大队间，  
把你丑事摊一摊，  
将你贼名上黑板，  
社员会上作检讨，  
广播上面去喊一喊，  
要叫你，义务铺路三里三，  
问你下次犯不犯！

陈小法：（虚惊）喔唷，这官办办太厉害，这个台青年人是  
坍勿起的！

春山伯：对呀！

王三嫂：啊，你头发花白，还是青年？

陈小法：他是说：介大年纪，在我们青年人面前台是坍勿起  
荷！

春山伯：对对，如果是青年人，这个台是更加坍勿起哉。

王三嫂：哼！青年要看什么的青年。现在社会上有些青年  
呀，日里打脚埭，夜里做小贼，身上蛮漂亮，心里  
有点黑。

陈小法：（心惊）荷……嘘。

春山伯：哎呀，小法，快向丈姆娘求个情罢。

陈小法：哦，这……咳哟……阿春伯，是你干的事，怎么叫  
我求情呢？（急避于一旁）

王三嫂：好啦，好啦，就看你年纪半百，头发花白，就私办  
算啦！

春山伯： 私办怎么办？

王三嫂：（唱） 私办办蛮简单，

勿要你， 赔鱼赔肉又赔蛋。

物归原地铺好路，

再把那亭上瓦片翻一翻，

好好写张保证书，

念你初犯算过关。

春山伯：（旁唱） 那大嫂， 前前后后话一番。

犹如烈火炼真丹，

她嫉恶如仇多泼辣，

字字表明她赤胆。

小法他， 掩掩盖盖假作真，

立在一旁心事耽，

俗话说， 猛火烧饭饭要焦，

我还是， 掌握火候把好关。

大嫂， 我看还是私办办算了， 这张保证书是否由小法代写。

张小法： 这写保证书……这我怎么可以给你代写呢。

春山伯： 你不写我就不认帐。

王三嫂： 啥呀， 讲了半天你勿肯承认？ 偷凉亭上瓦片， 挖过路石板， 还想赖？

春山伯： 这个……（笑） 哈哈， 有道是捉贼捉赃， 说我偷瓦片， 挖石板， 证据何在？

陈小法： 哎呀， 我说阿春伯， 你就……

王三嫂： 嘿， 一担瓦片， 一块石板， 明摆着， 还要要花枪？

春山伯： 好好， 不过， 大嫂， 小法， 还是先请你们再仔细看

看这瓦片是新的还是旧的？这石头是光光滑滑的青石，还是毛毛糙糙的红石？（说罢从亭内拿了几张瓦片给小法，又抱了那块石头往缺口上一放）

陈小法：（接过瓦片楞住）啊……这瓦片都是新的。（进亭看担）

王三嫂：啊！这块毛石，长短阔狭也勿一样。

陈小法：这……这你到底是从啥地方拿得来的？

春山伯：这都是我从自己屋里挑来的。

陈小法：啊！（惊愕）这……这是真的？

王三嫂：那还有假的呀！你们看！  
春山伯：

（唱）张张瓦片都是新，  
是我造屋来用剩，  
瓦片后面有标记，  
新建的窑厂字跡明，  
这块毛石是小窗槛，  
还有六个小洞击得深。

陈小法：啊！那这……你把自己的东西拿到这里来作啥？

春山伯：小法呀，大嫂！

（唱）我陈春山，年纪已过半百男，  
甜酸苦辣都尝尽，  
几经风雨知春早，  
世间的风情心最明。  
喜看今日家乡美，  
人非草木岂无情，  
青石亭，历来为人避风雨，

这一瓦一石情更深，  
看如今，年久失修破与漏，  
难解行人风雨淋，  
我阿春，这万丈高楼无能造，  
添几块砖瓦也表衷心。

王三嫂：啊！原来你……你是拿自己的东西来盖亭上的漏洞，铺地上的石路？

春山伯：小意思，小意思……

王三嫂：哎呀，那你……你为啥勿早讲清楚。

春山伯：你刚才火冒三丈，叫我怎么讲呢？

王三嫂：哎哟，这真是有眼勿识泰山，金珠错当雀蚕，这……这我难为情煞哉！

春山伯：没关系，没关系，你刚才批评得蛮好。

王三嫂：啊哟……！（掩面）

（唱）清早甩空一只篮，  
又错把好人当贼办。  
羞得我，满面通红难抬头  
唉！怪只怪，这女婿也是个糊涂蛋。

小法，小法！

陈小法：（神魂不定，没有听见）

王三嫂：（大声）小法嗳……

陈小法：喔……姆妈，做啥？

王三嫂：唉，怪你这个小法，我丈姆娘远隔几里，勿知底细。你为啥也介糊涂，现在冤枉了好人？

陈小法：这……咳，误会，误会。

王三嫂：哎哟，阿春伯，只怪我性子急燥，错放空炮，真是